

论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刘志彪

内容提要: 本文总结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五大规律性现象。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该产业的发展对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依赖日益增强;该产业在区位选择上日益显示出地理集中与集聚趋势;该产业在制造业基础上产生并逐渐外化与外包,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最后,该产业在市场结构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垄断竞争。这些规律性的趋势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很有启发价值。

关键词: 生产者服务 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 经济规律

作者: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商学院副院长,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当代发达国家近二十几年来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中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现象,由此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按照加拿大学者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定义,生产者服务(producer services,也称生产性服务),与直接满足最终需求的消费者服务(consumer services)相对,是指“那些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它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它是对生产者的非物质服务,其无形的产出体现为“产业结构的软化”程度,一般我们把“服务投入/商品和服务总值”称之为“产业结构软化系数”;第二,它是中间服务而非最终服务,由于在新经济中产业链的拉长和知识投入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因而它体现为被服务企业的最重要的生产成本;第三,由于其产出中含有大量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因此生产者服务企业是把这些现代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是现代产业发展中竞争力的基本源泉。

近些年,由于生产者服务业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特别是其独特的经济功能,比如降低交易成本(刘志彪,2003)、促进新型资本深化(格鲁伯和沃克,1989)、推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以及培育产业竞争力等,因而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十一五”规划时期战略选择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先进工业化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新发展现象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在“十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将如何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调整经济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如何将现代服

* 本文得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高传胜的帮助,他帮助我整理了我口授材料,特此致谢。

务业发展纳入国家视野的战略性区间?较为系统地总结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中的经验和历程,把握并运用这些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规律,对改变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落后状况、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其支撑产业发展、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生产者服务比重上升规律

配第、克拉克、库茨涅兹等早期学者曾提出了三次产业演化规律,其中的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吸纳劳动力所占比重都会呈上升态势。但由于受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他们并没有涉及到在服务业内部的进一步演化规律,而“生产者服务比重上升规律”正是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的拓展与深化。

服务业是一个内容庞杂、行业众多的非同质性产业,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分类标准,可以将它分成不同的类别。目前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的是一种基于功能的分类体系。在这种分类体系下,服务业被分成四大类,即:分销服务(distributive services)、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social services)或政府服务(government services)。由于分销服务的内容大都属于生产者服务,因此,从指标计算上看,生产者服务的价值就是用第三产业的产值减去消费者服务的价值,再减去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后的余额。

统计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当中,消费者服务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速度非常平缓;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则呈逐步下降趋势,而生产者服务的比重则呈明显上升态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如美国和日本,生产者服务是经济中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到1997年,占实际GDP的百分比分别为45.8%和27.2%,并且还一直在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较为缓慢,比如从1977—1997年的20年间,差不多只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在台湾和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生产者服务则以较快的速度在增长。比如在1977—1997年的20年间,它们分别增长了9个和8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它们在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于日本和美国而言,还比较小,到1997年分别占到实际GDP的16.8%和21.9%。在香港和新加坡,生产者服务则是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到1997年,占实际GDP的比重分别为50%和40.4%,且一直在快速增长。比如香港在1987—1997年的10年间,差不多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而新加坡在1977—1997年间则总共增长了近7个百分点(Wong, 2000)。可见,生产者服务比重上升是各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同时这也暗示着,早期学者提出的服务业比重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生产者服务比重的明显上升所带来的。

分析个中原因发现,消费者服务比重的平缓上升,主要是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难度较大以及消费者需求从长期来看的渐近式变化有关。毕竟,消费者服务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加是呈正相关的,而消费者需求的突变也多发生在非常时期。社会公共服务比重的稳步下降,主要与社会公共服务民营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从而导致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范围与内容日趋减少直接相关。而生产者服务比重的明显上升,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社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与泛化,必然引发生生产者服务从制造业当中逐渐外部化(或垂直分离)出来,从而实现社会化、市场化与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服务化趋势的日益显著与知识经济的日趋增强,必然会引致出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务的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在需求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的增长自然会引发生生产者服务的发展。若从微

观机理上进一步剖析,则是由于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种类的不满足需求,触发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地位的日益突显。因为对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需求必然导致对每一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那么,生产者如何来应对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这种低量却又多品种的需求呢?通常,它们是通过增加对专业化的、中间投入的零部件和服务的需求,以及采取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这一改变。因此,在需求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需求的改变才是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增长并由此带来其比重日益提高的最基本原因。

二、生产者服务要素依赖演变规律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所依赖的生产要素逐渐演变与升级的过程。早期的生产者服务内容比较简单,一般只需要具备简单劳动能力的人便可以胜任,比如保洁、门卫等简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而现如今需要高技能与技巧的服务,大部分生产者服务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因此,其产出中包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①和知识资本^②成分。

正因为生产者服务的要素依赖从简单劳动逐步转向劳动技能与技巧,再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是一种资本深化的过程。只不过这里的资本不只是物质资本,还包括更多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这样的新型资本。就是因为其投入中包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所以其产出中才有更多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含量。因而加拿大学者格鲁伯和沃克(1989)才得出如下结论:生产者服务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它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根据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资本深化过程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有生产的迂回性和专业化的增强。而生产者服务业的成长与发展,无疑是这一观点的现代版例证,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产迂回性增强与专业化分工深入的重要内容,同时它又伴随着现代新型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深化,而且这一深化过程本身还带有专业化增强的特征。

现代生产者服务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密集性特征,决定了人才对生产者服务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即APS)发展的重要性。毕竟,高级生产者服务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因此,人才才是其发展的生命线。由此便可以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政府若要加快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解决人才方面的瓶颈约束。针对中国目前在此方面的客观实际,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化机遇,建立起人才引进、开发和共享的国际通道,以缓解当前关键性生产者服务人才紧缺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国内的教育培训与人才开发方面的配套,其中包括职业培训与教育等,从而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职业技能。

① 根据 Fisher 的定义,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对人类的一切投资,它能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育与在职培训。此外,还包括保健、营养,甚至道德和伦理标准一类的东西,因为它们有助于培养工人诚实可靠和艰苦工作的意志。

② 同样根据 Fisher 的定义,知识资本就是指一切科学和工作知识,它使人们能够设计出更高效能的机器和产品。此外,还有那些有助于有效地组织企业和社会的知识。

三、生产者服务地理集中与集聚规律

世界城市理论假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一个世界性城市的经济结构由该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功能所决定。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它已经成为带动世界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这种主导性功能已经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甄峰等，2001）。研究显示，生产者服务，特别是 APS，在地理上越来越表现出集中与集聚的发展趋势，且集中的地点大都是大城市的某一区域。如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心区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银行、保险、营销、法律与管理咨询等生产者服务业高度集中的地区，成为协调全国乃至全球生产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同时，在过去 20 年中，包括银行、信托、保险、会计、法律和管理咨询、广告等市场营销在内的生产者服务业，也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发展最迅速的产业，形成了所谓的 CBD 地区。这种 CBD 地区的形成对提升城市价值和增强现代城市的功能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理论上分析，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动力不仅包括共享基础设施、节约运输成本等静态集聚效应，更多的还包括获取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创新、传播等动态集聚经济效应。具体来说，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出于关键性投入要素（人才）的可获得性和信息、知识获取、更新与交流的便捷性考虑。大中城市是科研院所云集、高中级人才最为集中、也是最为向往的地方，同时也是各种知识和信息的交汇中心。由于生产者服务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因此，为了保证其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便捷性，在空间布局上必然会选择人才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作为其主要的落脚地。再者，生产者服务很多都是强调创新与创意的行业，因此，前沿信息的及时跟踪以及与同行企业或关联企业间的沟通与交流，对行业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向城市集聚显然有助于达到这样的目的。（二）为了更为方便地接近目标客户，降低需求双方的交易成本。大中城市是公司总部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决策权相对集中的地方。生产者服务在区位上选择大中城市，既可以极为便利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客户，同时，也可以通过提供百货商场式的服务而减少服务需求方的搜寻时间与成本，从而通过外部规模经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之目的。（三）政府的事后调节与政策引导也是重要原因。虽然生产者服务的集聚起初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是，政府适应这种需求而进行的事后调节与政策引导，又会进一步促使其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四）制造业的集聚式发展也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原因，毕竟，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的重要需求对象。

集聚的生产者服务客观上也会产生一些好的效应：（一）发挥服务业生产中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以及实现相互提携效应，提升生产者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与区域竞争力。（二）通过集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达到降低生产者服务生产成本的目的，从而更好地支撑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这些效应的一个最突出的现实表现，就是在 APS 集聚的大型城市周围，以及密集分布的高速公路网两边，形成了对成本因素比较敏感的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或者产业集群。其中，高度集聚的 APS 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而大型城市集聚的 APS 周围制造业则起到了降低制造成本的作用。较低的“交易成本+制造成本”，强化了商品制造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进程。在这方面，上海相对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所带来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大量集聚与突出表现，是最好的例证。

鉴于此，国内后发地区在实施城市化战略和谋划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时，应充分地引导生

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和集聚化发展,率先开放和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是降低城市商务成本、发挥独占性优势、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手段。这样可以使城市功能在一开始便有一个好的起点。而发达地区也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的引导,有意识地配置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功能,更加强有力地支撑区域产业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

四、生产者服务外化与外包规律

外包(outsourcing)或外化(externalization),就是指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把原来由内部提供的生产者服务转为从外部专业市场购买,来满足其需求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也叫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实质上这也是社会专业化分工深化与泛化的一个表现。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如下一些激发生产者服务外化的因素:

1. 成本——效率因素。企业从外部专业市场购买生产者服务,往往比内部直接提供具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企业可以减少工资、福利和资本方面的支出(Tschetter, 1987; Goe, 1991);促使企业组织变革、收缩活动范围以集中于它更具效率的核心业务的需要;可以利用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性来实现成本节约(Coffey & Bailly, 1990);有的还可以把相关的成本风险转移给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企业;也有的是出于互补性约束的考虑(Stigler, 1951),亦即企业在需要的时候缺乏在内部生产所必需的金融资源,并且/或者它们缺乏所要求的效率或者质量水平下所必需的金融资源。

2. 非金融性资源因素。外部化可能是由知识资源的缺乏所激发的,也就是说,外部化可能是企业为了获取它们自己并不拥有,而生产者服务企业所拥有的专有知识或专门技术(Gillespie & Green, 1987; Perry, 1990)。毕竟,生产者服务的功能随其劳动中所包含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而不同,有的服务,如法律、工程技术或者投资银行业都涉及到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如果企业内部并不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那么外部化便是可行选择。这里的外部对外包企业的内部生产能力起到了一种增加或者补充的作用。

3. 需求特征。企业对不同生产者服务的需求可能随其需要得到满足的时间结构而变化。通常认为,只有存在充足的需求以保证内部生产能力可以充分利用时,或者说,只有对该服务的需求足以降低生产成本时,企业才会由内部提供生产者服务。而当需求水平不是很大,从而无法使很大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也难以有效利用时,生产者服务便会被外部化;当需求是零星的且又不可预测时,企业也会外部化其生产者服务(Coffey & Bailly, 1990)。

4. 功能特征。外部化也可能是由于功能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产生(Perry, 1990)。如果对生产专业化程度和技术复杂程度较高的生产者服务的即时需求变得越来越广泛时,企业便可能会因为所需知识资源供给较为有限而难以实现内部供给,只能通过外部化来解决。显然,这也为专业化生产者服务企业的形成和生产中规模经济的利用提供了很大空间。当然,那些对企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服务,特别是那些涉及企业特有信息的服务,通常是不大可能外部化的。不过,Cohen(1981)又指出,如果由生产者服务所提供的专业化知识能够使企业更容易地适应经济条件的不确定变化,而这些服务对于外包服务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那么也会实行外部化,虽然这可能涉及到企业的特定信息。

此外,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商业实践所建立起来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外部化的重要因

素。Tschetter (1987) 发现, 外包出去的生产者服务多是创新服务。提供这种服务所需要的知识资源, 至少在一开始肯定是有限供给的。如果此时就被某个企业所拥有, 那么, 外部化便是唯一选择。而那些已经成为商业实践的旧生产者服务, 企业则更可能通过花费时间来发展内部供给的能力。

5. 规制因素。把政府的规章条例日益应用于企业活动的各个层面也增加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 如会计、法律服务和保险。在有些情况下, 政府规制可能要求一定的生产者服务, 例如财务审计, 由独立的企业来提供。在其它情形下, 法律规则则通过上面提到的一个或者几个因素, 对外部化起到了刺激作用。

五、生产者服务垄断竞争规律

生产者服务业兼具垄断和竞争行业的双重特质。一方面, 生产者服务本身是一种同类但又不同质的差别化产品。虽然不同企业可以提供相同类型的生产者服务, 相互间构成近似替代品, 但是, 服务本身的产业特性, 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完全替代品。首先, 服务这种特殊产品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是一种“经验性商品”, 而不是“搜寻性商品”(UNCTAD, 1989), 在购买之前很难辨别其质量高低; 其次, 生产者服务的供给本身是一种个性化生产, 而不像很多工业产品那样, 是一种大规模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它们多是针对特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专门提供的, 有的甚至直接就是“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化”生产。因此, 差异化是生产者服务的基本属性。正因为如此, 生产者服务企业所面对的并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水平需求曲线, 而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就是说, 当一个企业提高其产品价格时, 虽然会失去一些顾客, 但绝不会失去全部顾客。这便意味着生产者服务企业像垄断行业的企业一样, 对自己产品的定价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只不过它的市场势力是相对有限的, 而不像完全垄断厂商那么强大。

另一方面, 除了原先一些国家垄断性的服务行业, 如金融、电信等之外, 生产者服务业在很多方面又非常类似于完全竞争行业。第一, 生产者服务行业中有大量“小”企业在竞争。其中, 每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都还没有占到支配地位, 因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所以, 各企业都把其他企业的价格视为既定; 同时, 企业也只需要对平均的市场价格保持敏感性, 而不用特别注意每一个个别竞争对手的价格行为。此外, 由于企业数量较多, 因此勾结往往也是不太可能的。第二, 由于同类产品的产品差异毕竟又不是根本性的, 因此, 企业之间仍然是可以竞争的。第三, 企业进入与退出虽然存在一定的壁垒, 但还是比较自由的, 因此, 不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利润。原因是: 当企业获得经济利润时, 新企业就会进入该行业, 从而降低价格, 并最终消除经济利润; 当出现经济亏损时, 一些企业便会离开该行业, 因而提高价格、增加利润, 并最终消除经济亏损。所以, 在长期均衡时, 企业既不进入也不离开该行业, 该行业中企业获得零经济利润。

总之, 我们可以用 Markusen (1989) 生产者服务业的一般性概括来说明这个产业的属性。Markusen 指出,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两个特性: 它们一般都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高度密集型的, 产品呈现高度的差别化。要获得生产者服务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通常需要较大的、专业化的初期投资。而一旦投资形成之后, 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也会因此而相对较小。因此, 规模经济在该产业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把规模经济因素与企业差别化其产品的

能力结合在一起考虑时，就意味着从事该类服务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也即该产业具有垄断竞争的属性。

生产者服务的垄断竞争特性，决定了它的竞争重点不仅仅局限于价格方面，还更多地在于非价格方面，特别是人才方面、服务本身的设计与创意方面，以及市场营销的其它方面，等等。而要促进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也必须要从关键方面着手，比如要打破国家垄断、促进竞争，要注重关键性人才的引进、培养与开发，要为其发展提供有利于创新、创意的环境与氛围，等等。唯此，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为充分实现其经济功能、更加强有力地支撑产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志彪，《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问题》，2001. 1。
2. (加) H. G. 格鲁伯和 M. A. 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
3. 高传胜，《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国际化：耦合性与互动发展》，《现代经济探讨》，2004. 11。
4. 甄峰等，《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01. 3。
5. Coffey, W. & Bailly, A. 1991. "Producer Services and Flexible Produc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Growth and Change*, 22: 95-117.
6. Cohen, R B. 1981.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ed M dear and Scott, pp287-315, Methuen, London.
7. Gillespie, A. E. and A. E. Green. 1987.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producer services employment in Britain", *Regional Studies* 21: 397-411.
8. Goe, W. R. 1991.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Sorting Through the Externalization Debate." *Growth and Change* 22: 118-41.
9. Hansen, Niles. 1990, "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Nov90, Vol. 30 Issue 4, p465, 12p, 2 charts.
10. Markusen, J. R. 1989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85-95.
11. Perry, M. 1990. "Business Service Speci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 *Regional Studies*, 24: 195-209.
12. Stigler, G. J 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 185-193.
13. Tschetter, J. 1987.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Why are they growing so rapidly?"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ember): 31-40.
14. United Nations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UNCTC) (198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Services*.
15. Wong, Yue-Chim Richard, and Tao, Zhigang, 2000, "An Economics Study of Hong Kong's Producer Service Sector and its Role in Supporting Manufacturing", <http://www.hku.hk/apec/research/pss/ps.pdf>.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邮 编：210093